

农村·经济·社会专辑 · 1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论生产价值

白若冰 江 峡



论 生 产 价 值

——关于社会生产历史表现形式的探索（上）

白若冰 江 峡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一九八四年五月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经济思想回顾	(4)
第二章 生产	(15)
1. 历史的	(15)
2. 逻辑的	(19)
第三章 生产力	(25)
1. 自然力转化为生产力	(25)
2. 生产力与生产力要素	(28)
3. 劳动与劳动力	(30)
第四章 生产时间	(35)
1. 生产时间结构	(35)
2. 人力操作时间	(36)
3. 机器作业时间	(39)
4. 自然力作用时间	(40)
第五章 工业革命	(44)
1. 工具机革命	(44)
2. 机器的发展	(46)
3. 自动化	(52)
4. 自动化的启示	(58)
第六章 产品和商品	(66)
1. 生产的二重形式与商品两因素	(66)

2. 效用和稀缺·····	(71)
第七章 生产时间转化为价值量 ·····	(78)
1. 生产时间二重性·····	(78)
2. 价值量的决定·····	(81)
3. 生产规模比较·····	(86)
4. 价值定量与价值定性的区别·····	(92)
第八章 平均利润的形成 ·····	(97)
1. 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	(97)
2. 剩余产品与利润·····	(104)
3. 利润的生产·····	(109)
4. 平均利润率与特殊利润率·····	(113)
第九章 人力资本 ·····	(121)
1. 劳动技能和劳动力价值·····	(121)
2. 从劳动力价值到人力资本·····	(127)
第十章 “生产——价值” 历史观 ·····	(135)
结束语 ·····	(139)
附录：《评孙冶方价值理论同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 差异》	

引 言

任何研究都有自己的目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问题。换言之，为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顺利运行提供理论上的依据。本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范畴给予了新的说明，首先是简单商品经济生产和交换规律，其次是发达商品经济生产和交换规律。一般地说，只要变换一定前提，我们论证的规律也适于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说明。关于这种前提变换的讨论，留待下一篇论文详细进行。

我们的研究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不同之处是，马克思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劳动，我们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生产。马克思把劳动或劳动时间的交换作为论证的基础，我们则把生产和生产时间的交换作为论证的基础。马克思研究的目的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马克思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指出其必然崩溃的趋势。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力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合乎规律的运行，探讨商品经济发展一般规律。我们并不把商品生产认作“永恒的”生产方式，无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还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都不会是永恒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常识，但是对现实经济运动的认识只停留在哲学阶段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面临的现实，要求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我们并不试图证明，因为有了对发达商品经济规律的一般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就会永远发达，恰恰相反，我们得出否定资本主义的结论。至于深入研究具体的“否定”形式，是从商品经济变为非商品经济，还是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变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再到非商品经济，这些，都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如果有谁认为对发达商品经济规律的探讨，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不灭，那实在是一种误会。

理解本文最困难的是逻辑起点。起点的选择，类似规范的选择，规范选择有时是不能单靠逻辑或实验予以明确解决的，只能在所要达到的目的中理解这种选择，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验证这种选择。价值研究最难理解之处，不是各派学说体系的庞大和内容的艰深，而是各种学说逻辑起点的证明。我们把“起点”同生产范畴相联系。如果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系，我们的回答是：科学上最初的东西，必定也会表明为历史上最初的东西。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在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成为人类的历史。以生产范畴做为经济学体系的起点，就是把生产力当作生产关系的基础，把经济运动本身当作经济理论的基础，把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同经济学相结合。

目前，我们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都同政治经济学原理有极密切的关系，而整个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基础就是价值论。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早在二十年前，曾针对马克思商品价值概念，提出了存在于一切社会化

大生产中的产品价值概念。我们则是以现代经济发展为背景，注重研究价值范畴的逻辑与历史起点的结合。

我们研究了历史唯物主义刻化的生产和生产力。“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表现的形式。”^① 社会生产不同的历史表现形式，就是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社会生产在不同生产关系下的实现形式。本文的任务在于阐明诸经济范畴的自然基础，以及由这些范畴构成的经济运动是如何实现“自然规律”的。一般说来，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形成过程中时才会产生，因此，只有在发达经济中，在自然规律的表现形式充分展开的时代，才能全面认识自然规律的本来面目。

最后，读者会发现，我们使用的方法，例如“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的方法，都是马克思运用的。历史提供材料，马克思主义提供认识和分析的科学方法。没有马克思科学方法的运用，就没有我们的研究，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取得一些成果，首先要归结为对这些方法的运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0页。

第一章 经济思想回顾

如果把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潮分为早期的、中期的与当代的，可以发现在这三个时期，影响最大的是古典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理论和均衡理论。在每一时期，每一著作中都会同时存在这三种研究，但就其学术思潮的主流，可以把以上三论视为依次发生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古典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这一思想上：说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规定商品相对价格的规律时，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①这一思想的实际内容标明，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而“商品”是专指通过人类劳动增加的那一部分物品。李嘉图在考察了使用价值以后，分析了交换价值，把它作为不同使用价值之间直接交换的比率，然后从交换关系中抽象掉使用价值，把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归结为商品中所体现的人类劳动力。从交换价值中抽象掉使用价值，归纳出价值实体，是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基本逻辑。这一逻辑的特点是反向追踪，反历史追踪，因此不同于马克思的有独创性的价值形式理论。价值形式理论的逻辑推理是同历史发展一致的，是具有历史特征的逻辑论证。^②尽管如

①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8页。

②参阅《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研究》（日）伊藤诚《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40页。伊藤诚把马克思的价值抽象步骤称之为“古典残余”。

此，古典劳动价值论提出的研究仍很有意义，但李嘉图并没有把劳动商品的思想贯彻到底。就在同一页他又说，“有些商品的价值，单只由它们的稀少性决定”。这样，他对价值的说明便同前一认识处于尖锐对立之中。

倘若说李嘉图把稀少性同价值概念相联系，有可能导致他的理论破产，那么在他把交换价值仅仅同“劳力”相结合时，他的理论破产就是必然。事实上，真正导致李嘉图理论瓦解的，不是他的观点不彻底，而是观点本身的片面性。李嘉图认为，人类劳动就是特指人的“劳力”，他写道，“除开不能由人类劳力增加的东西外，这一点实际上是一切东西的交换价值的基础。”

李嘉图直接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学说。在斯密那里，对价值的认识是很混乱的，但劳动价值论还是很明确，可是当斯密把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地租”时，已经暗含了他所建立的学说不再适用，因为他无法解释除去劳动以后的其他收入的来源。斯密虽然否定剩余产生于让渡利润，承认存在纯产品，但他发现在把劳动价值论运用于分配理论时，不能不借助于其它的解释。最后，迫使他把劳动价值学说的有效性局限在“还不存在货物积累和土地占有的那种早期和未开化的社会情况。”^①李嘉图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亚当·斯密的混乱，但最后也被“分配论”绊倒了。1820年他在致麦克库洛赫的信中写道，“我有时想如果我要再写关于价值这一章的话……我应当承认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受两个而不是一个因素制约，就是说，第一，受为了生产有关商品所必需的相对的劳动量制

①亚当·斯密《国富论》第47页。

约；第二，受资本停留在未被利用的时间直到把商品运出市场为止的利润率的制约”。他甚至认为分配论也许可以从价值学说中分离出来，“归根结底，地租、工资和利润这些重大问题都必须按全部产品分配给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的比例来解释，这种比例却和价值理论基本上是不相联系的”。①

李嘉图的后继人，为使古典劳动价值论能解释实际经济运行问题，做了种种修正，但许多修正本身无疑是对原有学说的一个否定。“酒”的例子最明显。在解释葡萄酒增殖的事例时，麦克库洛赫指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生产鞋子并不比生产葡萄酒需要更大量的劳动。“只不过是不同的力被用来把资本转变成制成品而已，并无其他。使这些力得以活动并在其上发生效果的资本数量，在两个情况下都完全相同，因此两种产品都由相同的劳动量而生产出来。”②麦克库洛赫这里还是用积累的劳动说明价值形成的，可在接下去谈价值“计算”时，他便完全抛弃了“劳动时间”的概念。

“假如收集材料和雇用泥水匠建造房屋需要值一千镑的资本或积累的劳动，假如收集葡萄汁，使之发酵并发生其他的变化，从而生产一定量的葡萄酒，需要值一千镑资本，那末这就很明显，只要房子和葡萄酒是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来，那末它们便是等量劳动的产物；同样明显的是，如果它们需要不同的时间来生产，这只是因为生产它们需要不同的劳动量。”③事实上，真正明显的是，这里所说的“同一时间”

①《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书信集》（T·H·荷兰德编）1895年，第72页。

②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79页。

③同上，第180页。

已经不能再用劳动时间来概括。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被看作李嘉图体系解体的一幅悲惨图景是很恰当的。

对李嘉图劳动价值学说的两面夹击，主要针对李嘉图否定“效用”和只承认“劳动力”。反对古典劳动价值论的结果，从肯定“效用”中产生了“效用”论（主观价值学说），从否定单纯劳动力产生了“生产力”理论。以此为出发点，构成了萨伊的经济学体系。萨伊认为，物品的价值渊源于这些物品对人类的用处。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他称这种效用的创造为“财富的生产”。财富是同价值成比例的，价值总和大，财富就大；价值总和小，财富就小。财富的生产不仅是劳动，还要有工具，器械，原料，以及自然要素土壤、雨水、阳光、引力、磁力、压力等等参予生产过程，所以劳动、资本、土地都是生产价值的。他用“生产性服务”概念，来说明一切生产要素同价值的关系。萨伊的逻辑，是把价值同“效用”相联系，再把效用同“生产要素”相联系，这样就得到用生产要素说明价值源泉的“三位一体”公式。概括地说，萨伊的逻辑就是“生产要素→生产力→效用”，每一种生产要素都可以成为效用创造的独立之源泉。在此基础上，只要把“效用”同价值相连，价值论同分配论就沟通了。

效用引进价值论的进一步发展，是把“生产”排出价值论。如果说在萨伊那里价值概念同生产还有一些联系，那么在比萨伊稍后的西尼尔理论中，“价值”便变成了同生产完全脱离的范畴。资本在萨伊那里还是“生产性服务”，在西尼尔手中变成了“节欲”，萨伊认为“效用”的创造是“财富的生产”，西尼尔则认为财富的特性有三：可转移；相对

稀缺；效用。财富是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只要具有以上三性的物品都有价值。西尼尔的荒谬，从他的提问中可以清楚看出。他问道：“假若我沿着海边漫不经心地闲步时捡到一颗珍珠，它就不会有价值么？麦卡洛克（M'ulloch）会回答说，珍珠的价值是我俯身拾起它的专有勤劳的结果。然后假定我在吃牡蛎时碰到它，那又怎样呢？或者假定陨铁是那种金属所能生产的唯一形式，那末从天堂供给的铁会不会比任何现有的铁更有价值得多呢？”他得出结论说“必需借劳动来生产的东西固然是价值的根源，可是其它限制东西供给的原因，也同样可以成为价值的根源。”^①在他看来凡有效用的自然界产物都具有价值。

效用论把需求和消费作为研究起点，注意个人心理的运行，从中发展出现代的边际效用学派。这个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对价值的研究就是对人的估价行为的研究。因此，凡是不能用它的定律来解释这些矛盾的价值理论就不是令人满意的理论”。^②边际效用学派的研究方法，正象维塞尔所说，“在亚当·斯密的时代，人们用人的‘原有’本性和事物的‘原有’状态来说明事物的现状，并以此为满足。相反地，我们却喜欢用现实来说明现实”。于是，“从今天的经济研究看，总的说来，人们所探讨的不是价值现象，而是价值的通俗概念”^③但事实上，他自己也没有把价值研究看得那么简单，他甚至认为：一个人对经济学作怎样的判断

①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第209页。

②维塞尔《自然价值》第14页。

③同上，第45页。

归根结底必须看他对价值作怎样的判断。价值是经济学所涉及的问题的精髓。价值定律之于政治经济学正象引力定律之于机械学一样。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的每一个体系都阐述各自的特殊价值观点以之作为应用于现实生活的理论的最后根据，若是不能用新的更完善的价值理论来支持这些应用，为革新所作的任何新的努力都不能为这些应用打下充实的基础。所以，维塞尔的任务就是要“从我们今天的价值形式中，找出哪一种形式在一个完善的国家或共产主义国家中还会继续存在，从而找出一切经济生活的永久根据”。^①他找到的就是“自然价值”。

同维塞尔“自然价值”相类似的概念，后来在美国也出现了，即克拉克的“社会价值”概念。他认为必须分清“绝对的”和“有效的”效用，后者是由某些物体的消逝或增加，在主观条件下造成的那种变化所衡量的。

李嘉图劳动价值学说瓦解以后产生的另一个学派，即完全否定价值论的“无价值”学派。在德国李斯特，法国有库尔诺，英国有贝利。李斯特把价值同生产力进行比较，得到这样的结论：生产力是崇高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有了生产力可以得到价值（财富）没有生产力就会越过越穷。而“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奴隶制与封建领地的取消，王位的继承，印刷、报纸、邮政、货币、计量、历法、钟表、警察等等事物，制度的发明，自由保有不动产原则的实行，交通工具的采用——这些都是生产力增长的丰富泉源。”^②因此，他要求建立一个与价值理论相对立的理论，用他的说法，就

①维塞尔《自然价值》第3～4页。

②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23页。

是“生产力理论”。李斯特想用一种“超历史”的理论来替代价值范畴，这种替代或否定的意念，在库尔诺和贝利那里，表现为超历史的均衡理论。

库尔诺认为，经济规律可以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用函数公式表示市场关系。他关心一种函数的价格学说，不是象萨伊那样追求因果发生的价值学；他的出发点不是“道义原因”，而是这些原因产生的行为。在贝利那里，他看出交换价值是作为两种东西之间的数量关系后，就不再前进了。他认为价值是对物体的一种估价，反映主体的一定心理状态，而不是客体所固有的本性。他力图将市场上出现的职能关系和某种根本性的因果作用联系起来，探索一种常数，但他没有成功。贝利的目标是一旦寻求价值的一种不变的尺度问题消失，发现作为一种独立于价格之外的价值决定因素问题就不复存在了。瓦尔拉则更倾向于纯粹形式的函数关系的一般学说，完全放弃了价值起源问题的研究。马歇尔则把边际效用同主观真实成本结合在一起，建立了“市场均衡价格”学说。他指出，“正像鸟类和兽类虽然形状上大不相同，但在它们的躯体中都有一个基本观念一样，供求平衡的一般理论也是贯通分配和交换的中心问题之各部分结构的一个基本观念。”^①因此他认为“边际效用并不决定价值；因为边际效用和价值一道是由供求的一般关系决定的”。^②

边际效用论是从价值研究角度提出的，但就其研究的实际对象来说，完全可以不借助价值来说明效用，只要有价格

①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第14页。

②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97页。

概念就够了。在门格尔以后，也时常出现否认效用的可衡量性的意见，现代经济学家已认为商品的边际效用不是只决定于一个商品的消费数量的增加或减少，还要决定于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帕累托的无差异曲线可以比边际效用论借助更少的数据提供一种均衡体系，这样就等于把效用取消了，剩下的只是几种货物的一系列数量组合。递减边际效用随效用本身一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边际替代率。

以均衡研究为重心的数理经济学派，力求建立消费者均衡与生产者均衡的一般均衡体系。他们的特点是，以价格为中心，把经济研究的“生理”分析，变换为经济行为分析，理论刻划使用适应函数方程式的中立的数学语言。数理经济学的形成，确实标志着一种飞跃，但他们考察的只是数量或概念的数量表达，而不是概念之间的联系。数学并不关心依靠什么前提来分析。数理经济学派并不考察“产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他们在说明例如生产函数和供给函数关系时，常会遇到两者不可通约的关系，遇到一定概念的关系，一种数学不能予以规定的历史联系。数理经济学派把经济“原本”归结为数，正象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把万物之源归结为数。但事实上，他们只是从经验里接纳一些综合命题，接受那些通过事物概念而规定了的现实事物关系的命题，并且只在这些前提上应用这些公式。应用数学所作的，以及它认为是证明的那些所谓证明，其本身只是一种证明。如果人们能对这种证明加以批判，就可以指明数学的界限，从而指明另外一种知识的必要性。数理经济学从固有前提出发，推导出结论，至多是定性的数学分析，而古典政治经济

学则研究前提本身。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是存在的。例如“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但这种存在是一种抽象，依靠这些抽象不可能理解任何现实的经济运动。无论从方法上还是经验上，我们都不可能把现实中的具体直接还原为一般。同理，帕累托的均衡论必需经过转化，用供给函数代替生产函数，用需求函数替代效用函数，否则就不能把他建立的模式用于实际经济分析。“转化”本身就是引入“价格”范畴，即只能在价格形态上刻化供给和需求才能使之有实际意义。于是，我们又回到对“现象”的说明。帕累托在建立供给函数时并不去说明价格是何物，而这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

可见，现代经济学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重大差别，是对研究对象的性质认识。现代经济学基本信念是，经济学规律可以归结为用数学术语来表现的一些原则，经济学最后规律的性质是一般化的，可以恰当地和自然科学规律相比拟，从而经济学应该和自然科学一样在本质上是数学的。正象库尔诺所说，我们的科学应该是数学的，主要原因是它所研究的是数量。只要所研究的事物可多可少，那其规律和关系就必须在性质上是数学的。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偏重研究生产领域以及它牵连的社会关系，他们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经济分析和作为整个经济过程的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历史观点结合在一起。尽管作的很不彻底，甚至主观上也未必会有这种意识，但客观上他们所要说明的，确实只是同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相关的经济范畴。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完成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建立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马克思运用了“逻辑与历史统一”方法，把“历史”看作“逻辑”的本质。经济的历史形式就象经济本质那样对经济运动是非常本质的东西，正因为形式就象本质自己那样对本质是非常本质的东西，所以马克思不把经济本质表述为直接的实体，而把本质理解和表述为形式，即具有展开了的形式的全部丰富内容。只有这样，本质才能被真正理解和表达。

如果我们没有对经济对象历史性质的认识，不研究一般经济运动的特殊历史表现形式，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一般经济运动。对于经济学“原本”的认识，必需是以对经济运动的“历史”认识为前提的。例如“需求”，在现今经济生活中，“需求”如果离开“购买力”形式，就根本得不到经济学的说明，只能得到生理学的说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中，也有注意“历史”的学派(如历史学派)，但他们研究的不是一般经济运动规律，而是注重于实际经济政策的历史特殊性。象逯宾逊一类当代经济学家，尽管也极力主张经济研究应引进历史因素(例如对“工资”的说明)，可对“价值”这样的基础经济范畴，没有任何“历史感”。在她看来，“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的说法是形而上学。它唯一的逻辑内容是一个定义：劳动创造价值，价值是劳动创造的。”^①可见她对古典学派思想的理解是多么贫乏。在她看来什么是价值呢？“要理解什么是价值分析，是不容易的。要点可以说明如下：你看见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给了另一个人一只香蕉，并从他取得一便士。你会问，为何一只香蕉值一便士，而不值任何其他数额呢？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明显的办法是把它分成两个新的问题：一

①逯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第37～38页